

# 官逼民反

鍾王 紀志 明新 黃李 俊微 耀含 合著



東地書店發行



地點：陝西大關中國民黨統治區。

時間：一九四四年。

## 登場人物

楊萬玉 四十八歲，忠厚老實，沒落的中農。

旺娃 楊長子，二十七歲，身體壯健，性情直爽。

旺母 四十三歲。

旺媳 二十五歲的農村婦女。

丁棟 楊次子，十九歲，中學生。

趙志良 保長，忠厚，軟弱，四十多歲。中農。

玉梅 趙女，十七歲。聰明俊秀。

趙椰子 三十上下年紀，勇敢直爽，貧農。志良之弟，真名志英，椰子是其綽號。

唐靖修 五十多歲的公正士紳。

王二虎 三十歲，性情沉着，地方上的非法武裝者。

朱登魁 三十歲，性情剛強，地方上的非法武裝者。

黃尤 二十六歲，保隊副，陰險毒辣。

捶頭老十 地痞，三青團的小組長，三十八歲。姓孔名興財。

劉尖嘴 保丁。

廖絳蝕 壯丁遊子，二十八歲，河南省人。

黃譯 二十八歲，收麥處長，黃尤之兄。貪財好利之徒。

武橫 連長，二十九歲。橫暴。

萬虎 武護兵。

收甲 收麥處公務員。

收乙 收麥處公務員。

兵甲 武橫的兵士。

兵乙 武橫的兵士。

兵丙 武橫的兵士。

三青甲 黃尤的黨羽。

三青乙 黃尤的黨羽。

三青丙 黃尤的黨羽。

姚排長 武橫手下的排長。二十八歲。與武橫是『一挑擔』。

周老漢 四十七歲。

邢老七 三十上下年紀。

庚娃子 十八九歲。

劉財 二十八九歲。

賈寶 二十歲。

羣衆 (若干人。)

壯丁遊子 (四人。)

(共計：三十七人。)

# 官逼民反 場目

|          |    |
|----------|----|
| 第一場——說親  | 一  |
| 第二場——催麥  | 七  |
| 第三場——割肉  | 一三 |
| 第四場——騙肉  | 二〇 |
| 第五場——勸弟  | 二二 |
| 第六場——逼麥  | 二八 |
| 第七場——警報  | 三〇 |
| 第八場——議倫  | 三四 |
| 第九場——偷麥  | 三七 |
| 第十場——搶麥  | 三九 |
| 第十一場——虛報 | 四五 |

|       |    |     |
|-------|----|-----|
| 第十二場  | 補徵 | 四七  |
| 第十三場  | 調戲 | 五九  |
| 第十四場  | 佈置 | 六三  |
| 第十五場  | 捕保 | 六六  |
| 第十六場  | 找友 | 七二  |
| 第十七場  | 路遇 | 七四  |
| 第十八場  | 接信 | 七七  |
| 第十九場  | 亂抓 | 八一  |
| 第二十場  | 哭訴 | 八三  |
| 第二十一場 | 僱丁 | 八五  |
| 第二十二場 | 同路 | 九〇  |
| 第二十三場 | 壯司 | 九三  |
| 第二十四場 | 磨麥 | 九八  |
| 第二十五場 | 破裂 | 一〇三 |
| 第二十六場 | 對人 | 一〇八 |
| 第二十七場 | 戲弄 | 一一〇 |

|           |    |
|-----------|----|
| 第二十八場——憤慨 | 一一 |
| 第二十九場——慘局 | 一六 |
| 第三十場——進村  | 二三 |
| 第三十一場——衆擲 | 二四 |
| 第三十二場——蹀衆 | 二五 |
| 第三十三場——火焚 | 二八 |

## 第一場 說親

(在楊萬玉家裏)

楊萬玉 (下簡稱楊。提了一斗麥子上場，把麥子倒在簸箕內，一邊簸着，一邊唱) (『二開頭慢板』) 實可恨這世事如今大變，一個個坐官人都愛銀錢，官府裏濫攤派百姓遭難，(轉『二六』) 哭的哭笑的笑各不一一般，見多少好光景如今過爛，見多少小夥子流落外邊，但不知到何日世事改變，老百姓才能够重見青天？

唐靖修 (下簡稱唐。上) (唱) 趙保長央我去說媒，要與楊家結成親。(截) 楊萬玉，你忙着哩？

楊：唐先生，坐下坐下。

旺母 (下簡稱母。由室內出) 嚮，唐老先生來啦，快坐下。

唐：隨便，隨便。

楊：(向旺母) 你先取個火去。(向唐) 唐先生，抽烟，抽烟。

母：(忙向內叫) 旺娃媳婦，快取個火來！

旺娃 (下簡稱娃。上) 啊，唐大叔來啦！

唐：呵。（一邊遞着烟，一邊說）老楊，我給你說喜事來啦。

楊母：呵，喜事？啥喜事？

唐：你丁棟過去在我跟前唸書，很用功，是我最看得上的學生，現在在縣上住中學，我老二每次回來都對我誇獎他；趙保長有個女兒，心想和你結成親戚。

楊：唉，好唐先生，這年頭，今天要軍麥，明天要壯丁，眼看着我這一份家產，一天不如一天了，那裏還有力氣給娃訂媳婦？

唐：唉，媳婦還是要訂哩，人常說，父『掙』子妻，子『掙』父葬（註一），這是大事嘛，把這事辦了，你也就不再操心了。

楊：唉，好唐先生哩，如今還說訂媳婦，他在中學唸書都『供』不起啦，我還想叫他不要唸了，請你老二在縣上給尋個事；這門親事嘛……（搖頭）

唐：噯老楊呵！（唱『搖板』）趙保長爲人多公正，他女玉梅也聰明，今年才够十七整，紡織描綉都能行，老楊你把心拿定，盼望你兩家親事成。

母：唐老先生既然來說這個親事，咱丁棟也不小啦，今年已經十九歲的人了。人家女兒又是那麼好，還是訂下吧！

楊：哼！你倒說了個歲（註二），你家的光景，你不知道？好唐先生哩，你看！（指手劃腳地）往年到了這個時候，我這樓上的麥子倒門滿滿的；今年只打了三石麥子，顆子還是那樣的秕，我

給你取，你看。

唐：（阻止）不取了，不取了，今年的麥子被黑霜打了，誰家的不都是一樣！

楊：就這嘛，官府裏還不行——唐先生你坐下，你坐下！（又重複一句）就這樣官府裏還不行，還硬要給你攤軍麥。唉！年時就叫公款逼的我沒辦法，揭了人家捶頭老十幾千元，到今年正月，連本帶利就給我算了一萬多；再加上壯丁調來團來，我丁棟在學校唸書，應該是個『緩役』嘛，那些委員們爲了弄錢，硬要給我算個『現役』，逼的我賣了幾畝地，塞了些『黑食』，又還了人賬。剩下只丟那幾畝地了，打了那麼一點賭賭糧食，還要交軍麥。唐先生，你看，再過幾個月，自己連吃的都沒有啦，還說訂哈媳婦！

唐：唉！如今這世道，也是逼的人沒辦法。不過，保長只這一個女兒，人家也不圖『禮』。（即聘禮）

母：看，多好呀，這樣的『象』，怕你前世燒了香還積不下哩！無論如何給娃訂下。我們就再窮，給娃訂親這事，總得想辦法。

媳：是呀！……

唐：（向旺媳問）你姑家就在趙家村麼，這玉梅你過去該見過吧？

媳：常見哩麼，那玉梅，人樣又好，手兒又巧——能紡，能織，能描，能綉，個子不很高，圓圓的臉，一對眼睛就生得瓊玲的太呢。

母：哈哈，那就趕快給娃訂下，千萬莫要錯過了機會！

楊：訂下？拿啥訂嗎？你看，你娘們倆說的多好聽的！人家就再不圖「禮」，娘老子抓養一場，咱也過不去。

母：你總得想個辦法，把這親訂下。

唐：是呀，總得想個辦法。

楊：哎呀！這沒錢的辦法難想……

旺娃：（下簡稱旺。夾條口袋上）（唱「二六」）我在集上把糧糶，要與爹爹把錢交。（截）呵，唐大叔來啦。

楊：旺娃回來了。噢，你和誰把口袋拿錯了？

旺：沒錯。

楊：這口袋頭的繩子咋不是咱那繩子？

旺：把原來那個繩子在半路上弄斷了，我把我的褲帶弄了一截在上邊綁着哩。

母：咱口袋上有「積順堂」三個字哩。

旺：（拉開口袋）你看，這不是「積順堂」三個字？

楊：賣了多少錢？

旺：六百價，五斗，糶了三千元，給你。（把錢給父）

唐：老楊，這不是辦法嗎？

楊：噢，那是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註三），揭了人家老十幾千元，要給人家還賬的。

母：（急接着說）給娃訂媳婦這是大事，就把這個錢先用了，我把機子上那幾丈布織完賣了，再給

老十還賬。

唐：這不對了嗎？

丁棟（下簡稱棟。上）（唱『二六』）我在學校請了假，與二叔一同轉回家。（截）媽！

媳母：噢，丁棟回來啦！

棟：回來啦。（見唐）哦，唐大叔也在。我同我唐二叔一同從縣上回來。

（旺媳接了丁棟的包袱（拿下）

唐：呵，丁棟，你回來的真巧！正給你說媳婦哩，你就回來啦。老楊，就是外事，娃也回來啦。你商量商量，過幾天給我個話。我老二也回來了，我回去看看。你們在，我就走了。（唱『搖板』）你們把主意要拿定，這是娃終身大事情，商量好給我見個話，喜酒我定要喝成。

棟：唐大叔，你再坐坐！

唐：（笑）丁棟，叫你大給你訂下，哈……（出門走着，思索地又回過頭來對楊萬玉再三叮嚀）這是娃終身大事情，能訂下就給訂下，不要把這個機會錯過了。

楊：（點頭微笑）對，訂下。

（唐下。楊回頭到家，低頭思索着，又抬起頭把大家看了一眼，深深地歎了口氣）  
母：再不要三心二意的了，下決心給娃訂下，小心人家把女兒給了別人！

楊：對對對，依你，依你！娃走累了，給旺娃媳婦說，叫給娃做些飯，吃了飯着咱再說。

母：好！（唱『搖板』）這件事兒真高興，（插白）丁棟，我娃隨着媽來！（拉丁棟下，旺也跟下）

（接唱）愁只愁家窮手頭空。（下）

（註一）『父「揅」子妻，子「揅」父葬』，係關中方言成語（『揅』當欠講），是說明父親應該給兒子娶媳婦；兒子應該葬埋自己的老子。

（註二）歲 辛詔 關中土語，即得意之意。

（註三）『青黃不接時候』 即二三月的時候，麥苗正現出青色，而黃的成熟的麥子還未到來，窮苦的農家，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就忍飢餓了。

## 第二場 催麥

(在保公所)

捶頭老十(下簡稱十。上)(唱『二六』)聽人說楊家把親訂，黃隊副目標落了空，急忙來到保公所，報與隊副得知情。(叫)黃隊副！黃隊副！

黃尤(下簡稱黃。上)老十，你怎麼才來？我等了你好半天。坐下！坐下！接，抽烟吧。(給了老十一根香烟)

十：(不自然的自語着)趙保長這傢伙，真不識抬舉，連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  
黃：怎麼樣？那個親事……

十：我前一次去說，人家趙志良說：你年齡太大——

黃：哼，他媽的！

十：(接着說)家裏又有太太，他女兒還小，親事人家暫時不提……

黃：那停一响再提也可以。

十：(又接着說)唉！……前天我又去問，誰知他和楊家已經把親訂了。……

黃： 哈！

十： 還是唐靖修那老傢伙做的媒人，人家和楊家已經把親訂了。

黃： 噯呀——！（生氣的把板凳往過一移，給了老十一個脊背）

十： （脊肩諷笑地）嘻嘻嘻嘻！算了吧！天下的漂亮姑娘多着哩，你何必爲她着急哩？聽說隊副太太也嫌（註）着哩麼！

黃： 再嫌！還水解不了近渴；再說，人總是愛新的呀！（忽然又對老十生起氣來）哼，捶頭老十，你就什麼事情都幹不了！唐靖修能够把這個媒說成，你就說不成？難道我姓黃的不如他個姓楊的嗎！

十： （自負地）噯那裏，我前天要不是到我丈人家去接我老婆，也不會讓他唐靖修把這個媒說的這樣快！

黃： （氣得把桌子一拍）噲！（稍停）哼，原來你把我的事情就沒當事！以後再這樣，你就小心着！

十： （立刻嚇得把帽子一脫，鞠躬如也地）呵呵呵。

劉尖嘴（下箭稱劉。上）報告隊副，有個武連長要見你。

黃： 武連長？從那兒來的？

劉： 聽說從耀縣姜戚戎那兒來的。

黃： 什麼？